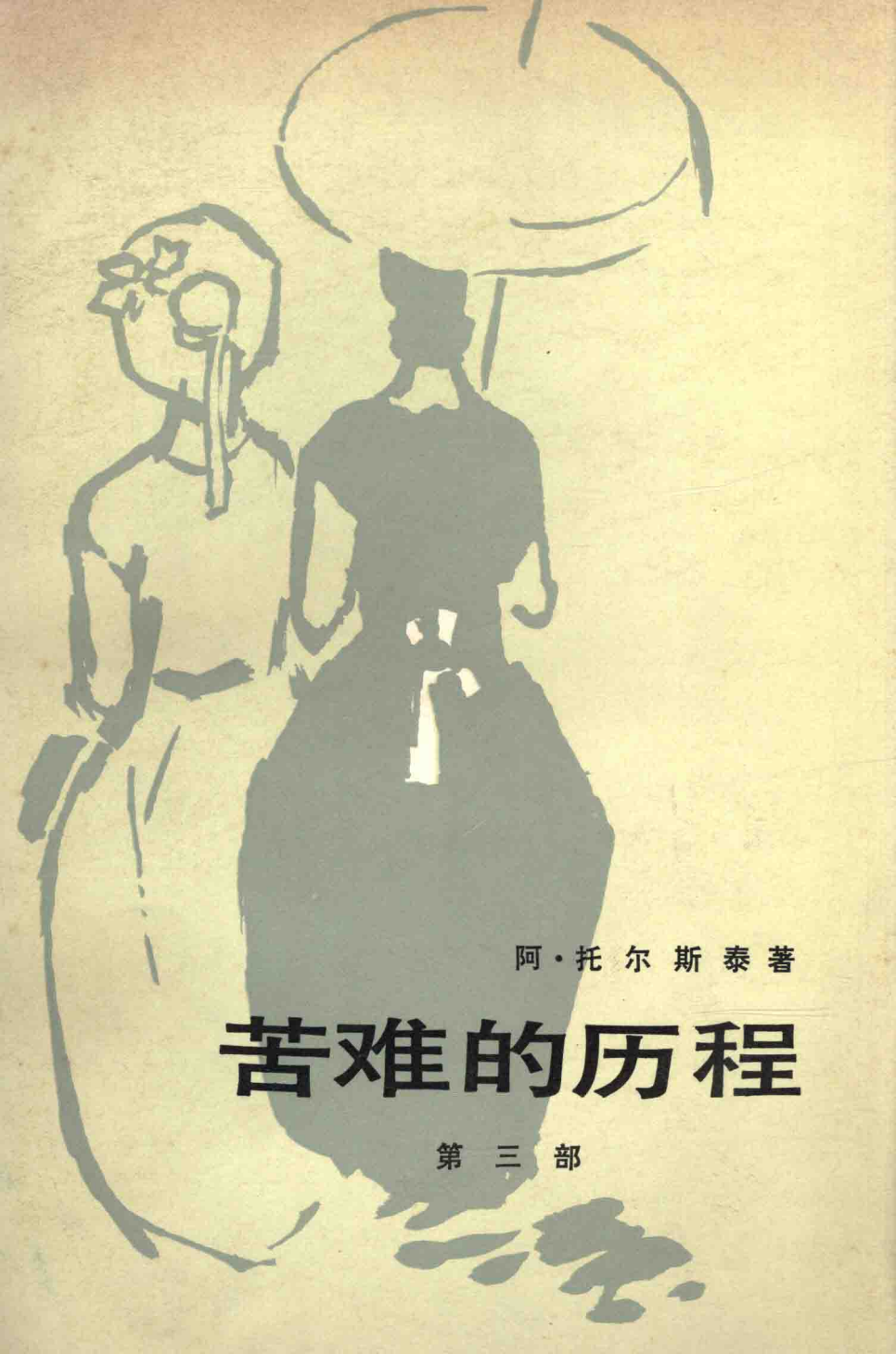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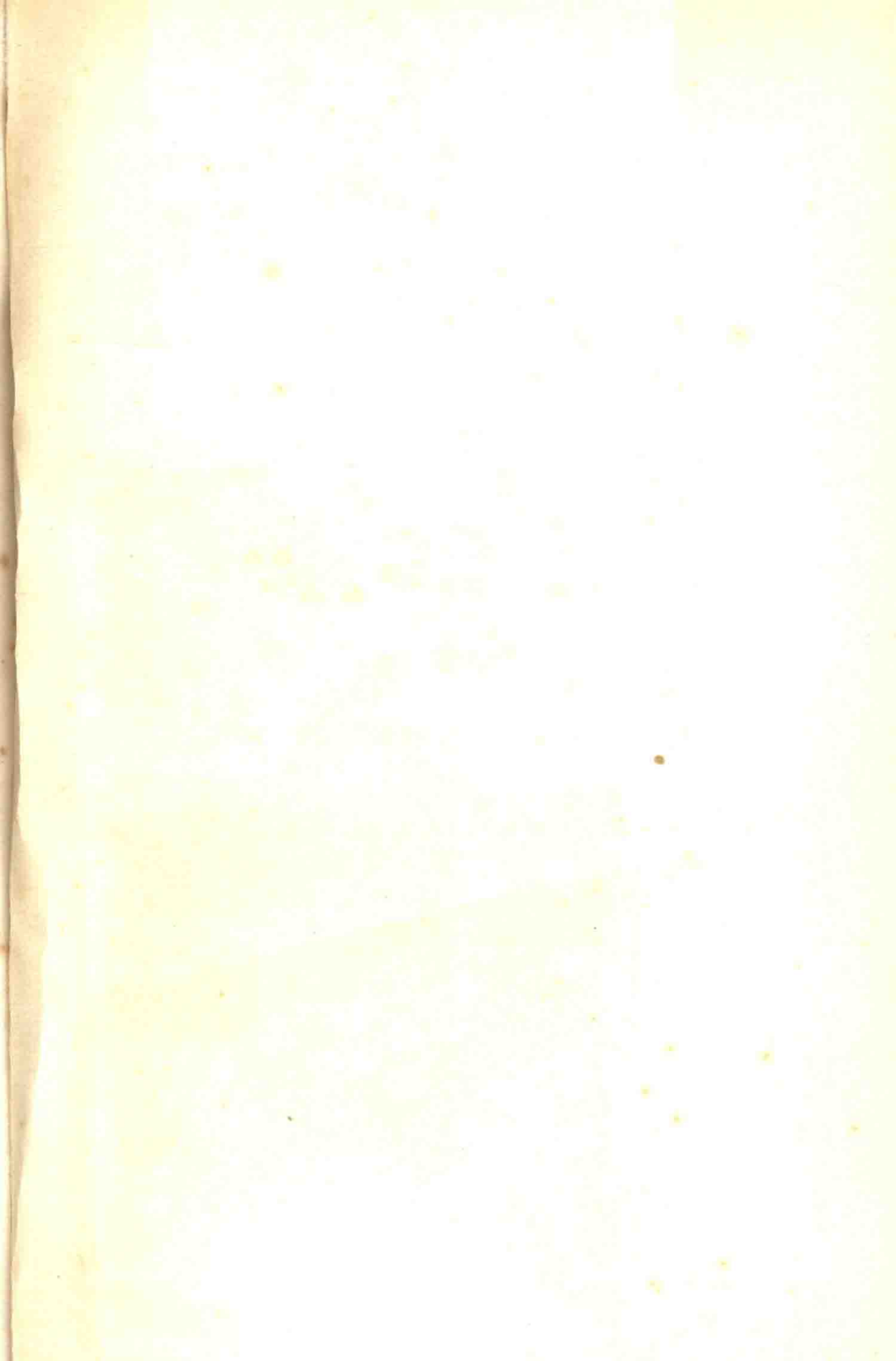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in dark green and black on a light beige background. It depicts two figures standing under a large, open umbrella. The figure on the left is a woman wearing a light-colored dress with a dark sash and a headpiece adorned with a flower. The figure on the right is a man in a dark suit with a white shirt and tie. The umbrella is a simple, large arc above them.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graphic.

阿·托尔斯泰著

苦难的历程

第三部



封面设计：张 守 义

书 号：10019·843

定 价： 1.25 元



松江区图书馆



20662199007565

苦难的历程

第三部

“阴暗的早晨”

〔苏联〕阿·托尔斯泰著

朱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A. H. ТОЛСТОЙ
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据 Edith Bone 英译本 “Road to Calvary”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46) 转译。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英译本 (1953) 及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俄文本 (1950)，并参考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法译本 (1954) 校改。

封面设计：张守义

苦难的历程(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5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16}$ 印张16 插页5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重庆第3次印刷

印数：25,501—125,500

书号 10019·843 定价 1.25 元

……以战胜者的身分活着，或是光荣地死去……

——斯維雅托斯拉夫^①

第一章

篝火旁边有两个身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打大草原上一个峡谷里吹出来的寒风，刮在他们背脊上，在那麦子早已脱落的麦秸中间呼啸。女人将腿缩在裙子底下，把手插在大衣袖筒里边。在那条直罩到眼睛上的絨線圍巾底下，只看见一个笔直的鼻子和两片执拗地闭紧的嘴唇。

篝火不很旺，烧的是干粪饼，这种粪饼那男人刚才打峡谷里一个饮马场那儿捡来了好几抱。风越刮越大，光景越来越糟了。

“要是听着壁炉里木柴的噼啪声，或是忧郁地眺望着窗外，那么大自然的美欣赏起来一定会舒服得多。……比起在这个凄凉的大草原上要舒服得多——唉，我的天，这才凄凉呢！……”

那男人细声细气地说着，带着一种刻薄的喜悦。女人把下

① 斯維雅托斯拉夫(942—972)是俄国基輔公国的大公，以无比的英勇著称。——英譯者注。

巴向他那面轉過去，可是沒有張開嘴唇，沒有搭理。由於漫長的旅程，由於餓着肚子，再加上那個男人絮絮叨叨，自鳴得意地猜測她最隱秘的思想，真把她攪得累死了。她微微地向後揚起腦袋，從垂下來的圍巾底下，瞧着那差一點已經辨別不清的小山後面朦朦朧朧的秋天的殘陽——這殘陽只成了一條狹狹的裂縫，再也沒什麼光芒投射到荒涼而寂寞的大草原上了。

“我們就來烤點兒馬鈴薯吧，達麗亞·德米特里耶芙娜，讓我們身心愉快一下。……我的天，要沒有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樣呢！”

他彎下腰，挑了幾塊頂厚的羹餅，把它們翻來復去弄了好一陣，這才小心翼翼地攔在火炭上面。隨後他撥開一點火炭，將幾個從長外衣的大口袋裏掏出來的馬鈴薯埋在裡頭。他那紅撲撲的臉上露出一種不是十分狡猾、便是非常机灵的神情，有一個尖端扁平的臃腫的鼻子，一絡稀疏的胡子，一撮蓬亂的唇髭，嘴唇不住地嘖着。

“我一直在尋思你的事兒，達麗亞·德米特里耶芙娜，在你身上找不出多少野蠻的痕迹，你對生命的執着又不強，連你的文化也是很淺薄的，我親愛的。……你是一隻紅殷殷的蘋果——甜是甜，可還沒有熟。……”

他一面說，一面撥着馬鈴薯——這些馬鈴薯，在他們經過草原上一個農莊的時候，他打一個菜園子裏偷來的。他那臃腫的鼻子在篝火的热氣里閃閃發光，鼻孔机灵而狡猾地搖動着。這個人名叫柯士瑪·柯士密奇·聶斐杜夫。他這樣高談闊論，而且揣摩她的思想，把個達莎攪得煩死了。

他們是幾天以前在火車上認識的，那列火車，開的時刻和走的路綫都有點莫名其妙，後來給哥薩克白衛弄得出軌了。

达莎搭的最后一节车厢还停在轨道上，可是一挺机关枪扫射过来，车厢里的人都逃进大草原，因为按当时惯常的情况，乘客们料定会遭到抢劫和报复。

柯士玛·柯士密奇在火车上早已注意到达莎，而且不知怎么对她很有好感，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直率的谈话。这会儿天蒙蒙亮了，在这空寂的大草原上，达莎自己倒是把他拖住了。她处境很惨：从土隄下面倒翻着车厢的地方传来了枪声和喊声，随后冒起一阵火焰，于是赶走了古老的牛蒡草和盖着浓霜的干枯的苦艾丛那阴森森的黑影。在这片望不到头的莽原中，她怎么去寻找她的路呢？

柯士玛·柯士密奇挨在达莎旁边，朝越来越绿的晨曦那个方向走着，打那儿飘过来一股炊烟味儿，一边还说着这样的话：“你不但受了惊，我的美人儿，而且我觉得你似乎很不幸。我呢，虽然遭遇了许多变故，可从来就不懂得不幸，更谈不上烦闷了。……我做过神甫，可是因为有自由思想，被剥夺了圣职，关在一所寺院里。现在，我自由自在地东漂西泊，正象古话说的‘四海为家’。如果有人认为要幸福非得有一张温暖的床、一盏幽寂的灯、背后一架图书不可——那么，那样的人就怎么也不会懂得幸福。……对那样的人来说，幸福往往是明天的事，可是就会有那么倒楣的一天，连明天也没有了，温暖的床也没有了。那样的人，往往只会叹息他的命运。……眼下我在大草原上走着，鼻孔里闻到一股新烤面包的香味——那就意味着，那边有一座农庄，我们一会儿就会听到狗叫了。我的天！瞧，天在亮了！在我旁边，是一个天使模样的旅伴，她在呻吟，她勾起我的哀怜，使我只想跟小马一样腾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顶顶幸福的人。我口袋里老藏着一小袋盐。我常常可以打菜园里弄来

几个馬鈴薯。还有什么啊？一个充滿感情冲突的花花世界。……我想过很多，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我想过很多关于我們知識分子的命运。他們全不是真正的俄罗斯灵魂，我应当告訴你。……因此，一陣风吹来，他們就沒有了，直到最后——唉！——他們只剩下一片空白。……而我，我这个被剝夺了圣职的神甫，却自由自在地游戏人間，而且还打算一直这样胡鬧下去。……”

沒有他，达莎怕已經完蛋了。他是怎么也不会茫无失措的。日出时候，他們不覺走到了一座农庄，这农庄坐落在一片光溜溜的草原上，連一棵树也沒有，馬廐已經空了，院子里泥墙上的屋頂也都給燒焦了。在井边，他們碰見一个花白头发、怒气勃勃的哥薩克人，扛着一支散彈枪。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在擰紧的眉毛底下瘋狂地閃着光，他向他們喝道：“滾开！”柯士瑪·柯士密奇連忙哄着那个老头儿道：“隨你的吧，老爹，唉，唉，我的家乡！……我們白天黑夜地逃避革命，脚上起了泡，舌头渴得裂开了，勞你的駕，就把我們打死吧，反正我們也无路可走啦。”老头儿原来并不可怕，甚至很容易掉眼泪。他的儿子都給动員在馬蒙托夫的軍团里，两个媳妇也已經离开农庄往村子里去了。那一年他沒有耕一点地。紅軍过境，把他仅有的一匹馬动員去了。白卫过境，又动員去了他的家禽。眼下就光剩他一个人在农庄里，只有一点儿发霉的面包渣，一点儿隔年的陈烟草。……

他們待在那儿休息，到傍晚才繼續朝察里津的方向前进，从察里津到南方去就方便得多。他們摸黑赶路，白天睡覺，多半躲在隔年的麦稈垛里。柯士瑪·柯士密奇总是避开有人住的地方。有一次，打一座白垩的土岡上眺望一个村落，在那长长的池塘两边參差錯落地散布着白色的农舍，他便說道：

“眼下这种时势，人待在群众中間可能很危險，尤其是那些

連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人。那就会使人不能理解而引起怀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俄罗斯人，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性情急躁，而且过于自信，往往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要是你给他一个任务——看起来好象超乎他的能力、可是又值得从事的一个任务，他会感激地拜倒在你的脚下。……可是你走到下面村子里去试试，他们就会开始问你问题。那你怎么样回答呢？你这个知识分子！你只好承认什么也没有决定，的确什么也没有，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得出结论咧……”

“喂，你别理我，好不好？”达莎轻轻地說。

虽然她起初非常坚持——由于爱面子，也由于不愿意——柯士瑪·柯士密奇可终于把样样事情差不多全从她那儿打听出来了：关于她父亲蒲拉文医生，她丈夫紅軍指揮員伊凡·伊立奇·捷列金，她姐姐那“美丽、温柔、高贵的”卡嘉。有一次，晴朗的一天过完了，达莎在麦稈垛里也睡暢了，走到小溪旁边去洗臉。她梳了下散乱在絨綫圍巾底下的头发，随后吃了点东西，精神很愉快，也沒等人家問她，竟出乎意外地自个儿說了：

“……你瞧，事情是这样。……我再也不能在薩馬拉跟父亲住在一起了。……你当我是一个寄生虫。可是你瞧，我对自己的看法比你对我的还要坏得多。……不过我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下贱的人，是个末等的人。……”

“那我很了解，”柯士瑪·柯士密奇答道，咂了咂嘴唇。

“不，你一点也不会了解。……”达莎朝火苗睜縫着眼睛。“我丈夫冒了生命的危險，仅仅为了跟我見一会儿面。他又坚强又勇敢，是个极有决断的人。……而我呢？为了象我这样一个摆臭架子的人，难道值得冒生命的危險嗎？那次跟他見面以后，我就拿脑袋撞窗檻。我痛恨我父亲。……因为一切全是他的过

錯。……他是一個可笑的、毫無價值的人！我決定到葉卡特林諾斯拉夫去找我的姐姐卡嘉——她會了解，她會幫助我：她很聰明，又象琴弦一樣敏感，我的卡嘉！請你別笑！我要做點平凡的事——崇高而必要的事——我就是要那麼做。……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樣着手。不過現在也請你別向我高談革命。……”

“我不預備跟你高談，我親愛的，我正在聚精會神地聽你，我對你表示衷心的同情。”

“哦，衷心——算了吧！……就在那個時候，紅軍開進了薩馬拉。……政府逃跑了——真是卑鄙透頂。……父親要我跟他一塊兒走。我們那個吵鬧呵！大家的原形都露出來了——他和我。……父親派人去找警察，他說：‘為了這一點，你要受絞刑，我親愛的！’可是當然羅，誰也沒有來，他們都已經逃光了。……父親急忙衝到街上，只帶了一個公事皮包，我從窗口里還向他喊出了最後幾句話。……我恨任何人也趕不上恨我父親那樣厲害！哦，後來，我用圍巾裹住頭，躺在沙發上，哭了個暢！過去的一切生活從此就跟我割斷了。……”

他們就這樣在大草原上走着，經過那些卷在內戰漩渦里的大小小的村子，差不多沒碰見一個人，也不知道這些地方正在展開流血的事件：七萬五千人的強大的頓河哥薩克軍八月里吃了敗仗，現在又在作第二次進軍要去包圍察里津了。

柯士瑪·柯士密奇一面在灰里扒着馬鈴薯，一面說道：

“要是你累得厲害，達麗亞·德米特里耶芙娜，那麼今夜我們不妨休息一下，好在也用不着怎麼趕。不過，這個歇宿地方我們挑的可不好。從峽谷里吹出來的風會叫我們合不上眼。還是在星星底下靜靜地走一程路吧。啊，世界多美哪！”他昂起那狡猾的紅撲撲的臉，仿佛要查看一下天界的一切是不是都完整無

恙。“这岂不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亲爱的？这儿有两个小虫子在宇宙間爬着，怀着爱研究的心思，观察着一个比一个惊人的一連串現象，得出不負責任的結論，一点也用不着違背良心而解除了飢渴？……不，还是不要急匆匆赶完我們的旅程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盐，把个馬鈴薯放进手心里搖着，往手指上吹气，随后将它掰开，遞給达莎。

“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那些东西可只是乱七八糟地塞在我心里。革命将我从牢房似的寺院中解放出来，不免有点儿粗暴地把我扔进了生活里。薩拉托夫区有个民警局长，人非常聪明，他把我拘禁了两星期，后来給我亲笔写了一張身分証：职业——寄生；教育——伪科学；信念——无原則。因此，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当我发现口袋里只有一小袋盐，自己已經絕對自由的时候，我才懂得生活的奇迹是怎么回事。塞在我記憶里的那些沒用的知識，开始淘汰了，不过有許多东西在交換价值的意义上也还是有用的。……譬如說手相的研究，或者所謂手相术者——我存着的这点儿盐經常能够得到补充，就应当归功于这一門科学。”

达莎并沒听着他說話。也許是为了那帶着无家可归的忧郁的风尖声尖气地在麦稈中間呼嘯，她真想哭一頓；她不住地轉过臉去，諦視那黝沉沉的殘暉。她一想到要去找寻伊凡·伊立奇、找寻卡嘉和找寻她自己不能不經歷的那段无穷无尽的旅程，絕望就会把她包圍起来。要是在过去，达莎发觉自己这样一籌莫展，这样渺小，这样被抛弃在寒冷的大草原上，她一定会深切地怜惜自己，甚至会得到慰借。……現在可沒那份心境啦！……她从柯士瑪·柯士密奇那儿接过馬鈴薯，嚼着，和眼泪一起吞下去。……她記起还在彼得格勒接到的卡嘉那一封信上的話：“过

去是死去了，永远死去了，达莎。”

“除了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以外，漫无目的的奔忙，吊儿郎当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种恶习，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你从前有没有留意过自由职业者是怎样走路的——有的自由主义者走起路来象山羊似的不耐烦地跺着脚，仿佛烫着了一样。……上哪儿去？干么啊？……”

这个讨厌的人一直在谈着，谈着，说着大话。

“不，我们得赶路了，当然罗——我们走吧！”达莎说着，将脖子上的絨綫圍巾使劲往紧拉了拉。柯士瑪·柯士密奇搜索似地瞅着她。正在这时候，峡谷的黑影里閃出来几下火光，枪声接着就滚也似的响起来了。……

第一陣枪声刚一响起，空寂的大草原便活跃起来，草原上空那一条殘暉在遙远的云堆里已經合攏来了。达莎抓着圍巾的两头，連站起来也来不及。柯士瑪·柯士密奇急忙踩灭篝火，可是强烈的风却将余烬扇旺，把火星往四面吹。这点火光照出来飞驰着的騎士。他們低低地伏在馬鬣上，抽着鞭子，想避开峡谷里发出来的枪彈。

騎馬的人疾馳过去了，一切又沉寂下来。只有达莎的心还在忽搭忽搭地乱跳。接着，峡谷里傳出来一陣呼喊，一群武裝的人馬上从那边涌出来。他們小心謹慎地行动着，在大草原上展开了陣势。一个跟达莎他們靠得最近的人，向篝火扭过头来，用年青的破嗓子喝道：“嗨，你們是誰？”柯士瑪·柯士密奇将双手举到頭頂上，有准备地叉开了手指。一个穿士兵大衣的青年走过来。“你們在这儿干什么？”他那善于当机立断的、眉毛烏黑的臉轉向篝火边的两个人。“探子嗎？白卫嗎？”也沒等回答，他就

用步枪柄推着柯士瑪·柯士密奇：“走，走，你一路走一路告訴我吧。……”

“我們實在只是……”

“實在只是什麼？你難道沒看見我們是在打仗嗎？……”

柯士瑪·柯士密奇不再抗辯，跟達莎一塊兒給押解着走了。部隊開拔得那麼快，他們差不多在跑着。趕走到几所蓋着麥稈屋頂的農舍時候，天已經全黑了，在那兒一個池塘旁邊，馬在沒有套牲口的大車中間嘶叫。有人招呼部隊停步。士兵們圍着他，談起來了：

“我們退却啦。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包抄我們的兩翼，那些個渾蛋。……離這兒很近，就在一個溝里，我們忽然碰上一個騎兵偵察隊。”

“你們就此逃跑了，好一批英雄！”被士兵們圍住的那個人諷刺地說。“你們的指揮員在哪兒？”

“指揮員在哪兒？嗨，指揮員！伊凡！……趕快來啊，團長在找你！”傳過來許多聲音。一個身量高高、脊背駝駝的人從黑暗中走出來，說道：

“一切都很好，團長同志，沒有損失。”

“布崗放哨，让大家吃飯，不要點燈，過後到我屋子裡來。”

人們散開了。農莊上似乎走空了，黑暗中只聽到低聲的命令和哨兵的盤問。後來，就連這些聲音都沉寂了。風瑟瑟地吹響着屋頂上的麥稈，在池邊柳樹那光溜溜的枝桠間呼吼。剛才發現達莎和柯士瑪·柯士密奇的那個年青紅軍，這會兒朝他們走攏去。在農莊上空閃爍的星光里，他的臉顯得又瘦又蒼白，眉毛黑黝黝的。仔細一端詳，達莎心想這人准是個姑娘。……“跟我走，”他嚴峻地說着，帶他們走進了屋子。“等在門廊里，你們

“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

他推开門走进去，随手把門关上了。可以听到里面那个部队指揮官的粗暴而低沉的、嘟嘟囔囔的嗓子。那声音响得那么长久，那么单調，弄得达莎把脑袋搁在柯士瑪·柯士密奇的肩膀上。“没关系——不会有什么事，”他小声說着。門又开了，那个紅軍摸索着两个坐着的人，又說：“跟我走。”他帶他們走到院子里，向四下里打量，想找一个地方把俘虏囚起来，随后指了指一座盖着麦秸屋頂的相当低的谷仓，这谷仓的門已經从鉸鏈上脫开了。达莎和柯士瑪·柯士密奇走进去，那紅軍往高高的門檻上一坐，步枪一直沒离手。谷仓里有一股面粉和耗子味儿。达莎想按住心头的絕望，便說：

“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嗎？我害怕耗子咧。”

他勉强給她註了一点地位，她就挨着他在門檻上坐下来。那紅軍忽然象孩子那样暢暢快快地打了个呵欠，斜过眼睛去瞅了达莎一眼。

“你們是探子吧，呃？”

“听我說，同志，”柯士瑪·柯士密奇在黑暗中向他走攏去，說，“請你允許我解釋一下……”

“你过后再解釋吧。”

“我們是和平的居民，难民……”

“嘿，和平！……你这是什么意思——和平？你在哪儿找到了和平啊？”

达莎聳后脑瓜靠在門框上，瞧着他那眉毛烏黑的漂亮的臉，尖端翹起的鼻子那清秀的輪廓，努起的小嘴，孩子似的下巴，突然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跟这件事一点也不相干。”

“你是女性嗎？”

“是女性也帮不了你的忙。”

談話到这儿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达莎却还不肯把眼睛从那張可爱的臉上移开。

“你跟我說話，为什么象是跟一个敌人說話似的？”她輕輕地問。“你一点也不認識我。为什么你預先就把我当做一个敌人？我只是个俄罗斯女人，象你自个儿一样。……唯一的差別，也許只是我比你多吃一点苦。……”

“俄罗斯，呢？……你說的俄罗斯是什么意思？……你是資產階級，”那紅軍微微有点口吃，因此說話的时候擰紧了眉头。

达莎的嘴唇張开了。出于一种慣有的冲动，她向他攏近一点，在他灼热而粗糙的腮帮上吻了一吻。那紅軍沒料到这一着，便朝达莎眨巴着眼，抖动着睫毛。……随后他站起身，抓住步枪，退后一步，将步枪帶揹到肩胛上。

“不准这样！”他威胁地說。“这也帮不了你的忙，女公民。……”

“那么什么事，什么事能帮我的忙呢？”达莎热情地說。“你已經发现了該做的事，可是我还没有。……我不顧一切地抛开了那种生活。跑出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也想穿上一件軍大衣！”

她激动得把圍巾打头上拉开，用尽力气将它的两头紧紧地抓在拳头里。

“对你來說，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很簡單。……你为什么在打仗？是为了使女人可以不流眼泪，仰望这些星星。……那种幸福我也要。……”